“911”紀念日:拜登呼吁美國人團結 美政府視國內恐怖主義爲最大威脅

拜登:“911” 事件中最爲核心教訓是, 當我們處境脆弱時, 團結才是我們最偉大的力量 (歐洲通訊社)

2021 年 9 月 11 日

在美國準備紀念導致 2977 人死亡的“911”恐怖襲擊發生 20 年之際,美國總統喬·拜登呼籲其公民團結一致,與此同時,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亞歷馬約卡斯承認,美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來自國內恐怖主義的威脅。

拜登在白宮録制的一段視頻中説道,“對我而言,911 事件中最爲核心教訓是, 當我們處境脆弱時, 團結才是我們最偉大的力量”, 他還承認了“人類天性中的黑暗力量,包括針對美國穆斯林的恐懼、憤怒、怨恨和暴力,而他們卻是和平宗教的虔誠追隨者”,他還指出,這些力量“影響但卻沒有破壞美國的統一”。

拜登表示,“團結並不意味着我們都必須相信同一件事,但是我們必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拜登在其推文中説道,“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過去 20 年後, 我們紀念我們失去的 2977 條生命, 並向那些冒着生命危險甚至獻出生命的人們致敬。正如我們在隨後的日子里看到的那樣, 團結才是我們最偉大的力量。正是它造就了我們——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

拜登及其妻子計劃在 9 月 11 日這天訪問 3 個地點,而這些地點正是 20 年前發生的那起襲擊事件的象徵。他們將前往紐約被毀的世貿中心大樓、賓夕法尼亞州的尚克斯維爾 (一架遭 4 名基地組織成員劫持的飛機在當地墜毀) 以及同樣遭到攻擊的美國國防部所在地——華盛頓附近的弗吉尼亞州阿靈頓。

拜登準備紀念“911”襲擊事件 20 周年,而且他已經有組織地將美軍從阿富汗撤回。這些部隊在襲擊發生後被派往阿富汗, 以消除製造爆炸襲擊的基地組織威脅。但是阿富汗戰爭卻以混亂告終——塔利班在上個月控制了阿富汗政權,而 13 名美國士兵在上個月底美軍撤出阿富汗期間, 在 ISIS 針對喀布爾機場的襲擊中喪生。

國內恐怖主義

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 美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國內的恐怖主義威脅,並強調稱,在“911”襲擊 20 周年之前,美國正在監測來自阿富汗或全球的恐怖主義威脅。

他還解釋稱,國內恐怖主義的危險指的是那些出于仇恨意識形態或虛假叙述而採取暴力的人員,而我們已經在社交媒體和其他網絡平台上看到了這種危險。

馬約卡斯補充稱,美國的情報機構和執法部門正在密切監測來自世界各地的威脅,包括來自阿富汗的威脅,他還強調,這些機構與部門已經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結構來保護美國人民。

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情報機構和執法部門已經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結構來保護美國人免受恐怖主義侵害 (法國媒體)

悲傷場景

半島電視台駐紐約記者報道稱,悲傷的場景籠罩着紀念 “911”襲擊事件的地點, 他還解釋稱,由於採取了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今年的活動規模有所削減,邀請對象也僅限于遇難者家屬,另外,美國總統拜登也將參與其中。

在相關背景下,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表示,美國“911”襲擊事件的肇事者並未能動搖“對自由和民主的信念”。據悉,這是 11 日在倫敦奧林匹克公園舉行的“911”襲擊紀念活動期間録制的信息。

出生在紐約的約翰遜補充稱,“他們 (指襲擊事件的肇事者)未能分裂我們的國家,或讓我們放棄我們的價值觀, 或讓我們生活在持續的恐懼中。”需要指出的是,“911”襲擊奪去了 67 位英國人的生命。

在美國我最早用中文報道了九一一

二 00 一年 “九一一事件” 發生時我在美國洛杉磯 AM1300 電台當編譯,這是全美最大的中文電台。我的責任是翻譯新聞稿,然後由播音員在“整點新聞”節目中播出。

九一一第一次攻擊發生在紐約早晨 8 點 46 分,由於三個小時時差,洛杉磯是 5 點 46 分。我大約 6 點 20 分寫完第一篇新聞稿,播出時間大約是 6 點 50 分,距第一架飛機撞擊世貿大廈北塔已經過了 1 小時多。從新聞角度看這是很滯後的, 但是這是華文媒體最早報道九一一的時刻。

那天我如往常在 6 點之前起床,打開電視看到世貿大廈在着火。我沒在意,以爲是好萊塢搞笑。過一會兒畫面不去,便扭開聲音,才驚覺大事發生,立刻告訴妻子。該上班了,我沒時間看。天還挺黑,平時我只是默默地開車,那天我邊開車邊收聽英文廣播, 得知是一架波音客機撞上了世貿大廈,但還不知道是恐怖攻擊。我頭腦里立刻搆思了一篇新聞稿。

六點 10 分我到了電台。往常我先去看一個電腦終端,選稿,印出來,再翻譯寫在稿紙上。這是電台定購的美聯社電訊,24 小時隨時有新聞進來。那天我一到辦公室就動手寫稿,約 6 點 20 寫完了第一篇稿子,不到 200 字。可是這篇稿子沒有立即播出,每天第一檔“整點新聞”的時間是早上 8 點。這時電台還是夜班狀態,只有兩個人, 除了我就是播音室一個代班的台灣小姐名叫逸如。她 5 點鐘進入播音室,預訂 8 點鐘換班,播放一些歌曲等無關緊要的節目。她不知道九一一發生,而我遵照老規矩,等着播音員來取稿。這時美聯社電訊新聞象潮水般涌進,10 個翻譯也不夠用。第二架飛機撞進世貿南塔已經 17 分鐘了, 我還沒翻譯。一個人面對這么多新聞,感覺就是杯水車薪,無助無奈。

大約 6 點 50 分,電台里其他部門的人陸續來到。一個綽號叫“王大哥”的工商記者擅自作主,把我寫的三篇稿子拿走,交給播音室逸如小姐播出。她從沒播過新聞,很緊張。事後王大哥對自己的作爲頗爲得意。

七點鐘另一位編譯來上班了,當我譯完一篇稿子思考標題時, 他建議寫上“國家災難”四個字,我採納了。過一會兒妻子打來電話,説上班堵車很厲害,法院打電話急促地對她喊:“Go home! Go home! (回家,回家!)”我知道政府停擺了,影響波及到西岸。妻子在法院當翻譯,都是頭一天派好要去的法庭。法院都關門了,當然是大事,我馬上草就一篇 100 來字,也算是兼顧了當地新聞。這時我看到一條電訊, 一架飛機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了。我有點納悶,怎么大新聞都發生在今天了。過一會兒證實這也是一次恐怖攻擊。美聯社消息是很快的,有一點兒發一點兒,再不斷補充。

八點鐘許多人來上班了, 這時紐約已經是 11 點,恐怖攻擊已經結束,兩座世貿大廈已經倒塌,但相關新聞很多,如死亡數字,全美領空淨空,飛機轉飛加拿大降落,總統行踪列爲最高機密,紐約消防員幾乎全數罹難等等。我翻譯的一條新聞還有,世貿警衛人員攔截下到地面的人,要他們再回去上班,顯示當時一片混亂。翻譯還是我們兩個人,有人主動幫我們選稿,有人站在我們身後等着, 寫好一篇就拿走,衝出房間, 立即由 1300 國語和 1430 粵語台播出。這是兩個姊妹台,在一個樓里辦公。這一天我寫了約四十篇新聞稿,我的同伴工作時間短一點, 寫了約二十篇新聞稿。播音員就反復播這些新聞稿,其他節目都停了。

下午 1 點是我下班的時間了,這時新聞才淡了一點,我感到很累,站起來眼前一陣發黑。我開車回家,先到一個華人超市廣場,已經有中英文“號外”開始發送。人們拿到“號外”,互不認識就三三兩兩地站着議論,空氣好像凝固了。這天上午, 洛杉磯華人收聽我們電台新聞的人特別多,英語不好的華人,電台成了他們消息的唯一來源。有些人一邊看英文電視畫面,一邊聽我們電台的廣播。

九一一發生時, 民衆的新聞來源主要還是三大傳統媒體,即電台、電視台和報紙。論速度,報紙當然最慢,北美最大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當天下午 2 點才印出了號外。電視和電台是同樣迅捷的, 但中文電視台比報紙還慢, 這是少數族裔媒體不可克服的短板造成的。華裔人口少、財力不足以支撐一個全華語的電視台。洛杉磯第 18 電視台,華語只租用這個頻道的下午五點到七點兩個小時, 這已經是黃金時段。其他時段由韓語,日語,越南語,英語等許多語言租用。嚴格講,美國是沒有一家華語電視台的。

電台實際上也存在這種情況。紐約、舊金山和洛杉磯是美國華人最集中的三大城市。紐約和舊金山的幾個中文電台都是租用時段。洛杉磯 1300 電台是全美最大且唯一 24 小時的中文電台。它也是唯一定購美聯社電訊的中文電台。它還是唯一配置專職翻譯並製作“整點新聞”節目的中文電台, 在部分時段有能力將突發新聞迅速翻譯成中文並播放出去。九一一發生在美國,當然最早最原始的報道是英文,具體説就是美聯社電訊。因爲工作的關係我成爲美國第一個用華語報道九一一的人。

九一一當天有多少華人聽我們的廣播是沒有統計的,這里只能估算一下。我們電台和它的姊妹台都是長波無線電台, 覆蓋範圍大約是半徑 30 英里,在這個區域內大約居住着四十萬華人。以比較保守的估計,九一一當天約有二十萬華人收聽了我們的廣播。 **魏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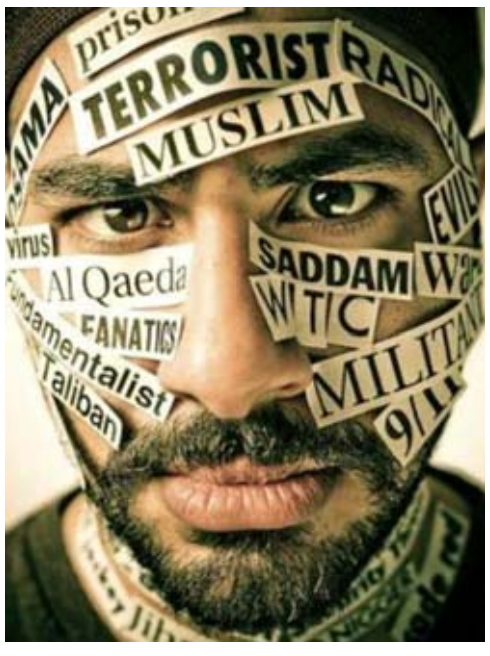
美國本土恐怖主義滋生,防了外患却生了內亂

9 月 11 日是“9·11”事件 20 周年紀念日。“9·11”事件是二戰後美國本土首次遭遇造成重大傷亡的襲擊,美國隨即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兩場戰爭。然而,浸透血與淚的 20 年反恐戰爭卻難言勝利。爲剖析美國 20 年反恐戰爭的得失,海外網推出“回望 ‘9·11’事件 20 周年”系列評論,此爲三評。

美國迎來“9·11”事件 20 周年紀念日。隨着這個日期日益臨近, 美國國內的緊張氣氛也在增強。當地時間 9 月 1 日, 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和聯邦調查局(FBI)發佈公告稱,外國恐怖組織或正在尋求利用這一紀念日對美國發動恐怖襲擊, 並可能利用包括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等事件激勵美國本土的暴力極端分子。

這是美國安全部門今年發佈的第三份恐怖主義警告。8 月 13 日,DHS 曾發佈公告稱,美國處在“威脅加劇的環境”之中,包括國內恐怖分子威脅、受到外國恐怖分子影響的威脅、受到“惡意外部勢力”影響的威脅;1 月 27 日,DHS 發佈了兩年來首個針對本土極端主義的恐怖主義警告,稱一些對美國大選結果不滿、受意識形態驅使的極端分子可能繼續製造暴力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發佈的 3 份公告中,都提到了本土極端主義和國內恐怖分子。在美國通過“反恐戰爭” 阻截了國際恐怖主義對本土襲擊的情況下, 美國國內的本土恐怖主義勢力正在成爲美國不得不面對的嚴重安全威脅。

美國本土恐怖主義勢力上昇,是美國社會撕裂和族群對立加劇的後果。“9·11”事件及隨後的“全球反恐戰爭”序曲曾成功凝聚了美國社會,彌合了兩黨分歧,促成了在“反恐大前提”上的全美共識、跨黨合作和政策延續性。但是,隨着戰爭的拖延、終極目標的始終無法實現,過去十多年美國社會又經歷了金融危機衝擊、“佔領華爾街”運動、“茶黨”運動等事件,再加上兩黨政客不斷操弄“身份政治”,美國社會出現了二戰後前所未有的社會撕裂, 處于政治光譜兩極的極右翼極端分子和極左翼極端分子不斷在美國國內製造恐怖襲擊。比如, 聯邦調查局(FBI) 2019 年調查的 850 多起暴力襲擊事件中, 大部分涉及反政府極端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儘管美國並沒有一個明確的針對本土恐怖主義的定義,但是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中曾指出,白人至上主義團體和反政府民間武裝已經對當今美國構成 “最緊迫的恐怖主義威脅”。



此外,“9·11” 事件後美國一系列針對特定族群的反恐措施,令美國族群矛盾和對立加劇。比如,美國國內穆斯林群體在 “9·11” 事件後受到不小衝擊,該群體被部分美國政客、媒體和大衆輿論不加區別地定性爲“一個國家的仇人”,也因而成爲美國國內仇恨犯罪、歧視和排擠的主要對象之一。美國政府和安全部門出台的一些反恐培訓材料和打擊極端主義的項目也令穆斯林移民蒙羞。“伊斯蘭恐懼症”和對移民的攻擊, 則反過來刺激其中一些人走向極端。正如美國外交學會反恐和國土安全問題專家布魯斯·霍夫曼所言,美國正在面臨不同于以往的反恐挑戰: 暴力不是由可識別的恐怖主義組織或人員誘發, 而是源于意識形態——個體對移民的敵意。

極端主義思想和陰謀論等借由社交媒體和互聯網快速傳播, 也爲美國本土恐怖主義的蔓延推波助瀾。一方麵,包括“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在內的國際恐怖組織和極端組織,近年來不斷利用社交媒體和互聯網在全球範圍內散播極端思想,這些經過“精巧”包裝的極端思想吸引了不少西方青年的關注。受這些極端思想蠱惑,一些美國人製造了造了不少“獨狼式”恐怖襲擊,如 2013 年 4 月 15 日發生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就是兩名已經獲得美國國籍的車臣移民所爲。

另一方面, 過去幾年, 美國極右翼組織與熱衷散播陰謀論的團體合流,通過社交媒體散播極端思想甚至鼓動極端暴力活動。過去多年,以“驕傲男孩”“百分之三人”“誓言守護者”等爲代表的極右翼組織通過 Facebook、Twitter 以及匿名社交網站 Signal 和 Telegram 等社交媒體宣揚白人至上、激進民族主義、持槍自由和陰謀論,並吸引了以“匿名者 Q”(QAnon) 爲代表的陰謀論者的支持。美國《國會山報》4 月 11 日報道稱,自 2015 年以來,美國國內共發生 267 起陰謀或襲擊事件,導致 91 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來自極右翼分子。僅在 2020 年,極右翼極端分子就實施了 73 起國內恐怖事件,創下歷史最高紀録。而 2021 年 1 月 6 日,極右翼團體製造震驚世界的“國會山騷亂事件”,這其中極端團體利用互聯網散播的各種陰謀論和虛假信息可謂“功不可沒”。

令人吃驚的是, 美國至今仍未能形成有效應對本土恐怖主義的系統性策略, 甚至在政治鬥爭等因素的影響下,連如何定義“本土恐怖主義”都未能達成一致。美國至今沒有針對本土恐怖主義專門制定法律,儘管在《愛國者法案》中提及了“國內恐怖主義”,但並未將其定性爲犯罪。因此,對於受宗教、種族、反政府偏見驅使而發動襲擊的本土“獨狼”,美國安全機構無從建立有效的跟踪和防範機制。

同時,在“言論自由”這一大旗下,美國執法機構難以針對美國公民的仇恨言論、恐怖威脅採取措施。此外,警方雖然可以拘捕本土恐怖主義者, 但卻無法以恐怖主義相關的法律將其入罪, 只可使用仇恨罪行或槍械相關罪行起訴。FBI 一直呼籲國會將本土恐怖主義定爲聯邦刑事罪。由於沒有相關法律的支持,聯邦執法人員難以在這些人實施犯罪之前, 與地方司法機構分享關於潛在本土恐怖主義威脅的信息, 並進行有效追踪; 地方執法人員也無法訪問 FBI 數據庫中這些激進分子的信息。可以説,這些都嚴重妨礙了美國司法和安全部門打擊日益嚴重的“本土恐怖主義”,令執法部門不能將資源“投入到最嚴重的威脅中”。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4 月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 美國本土的恐怖陰謀和襲擊事件已經升至 25 年來最高水平。日益增長的本土恐怖主義威脅, 已經成了美國社會必須正視的毒瘤。阻攔外患固然重要, 但如果是內部變異、腐壞,則需要從內入手,診斷內因、對症下藥。若到內憂積重難返時,高高的圍墻又有何用?**(聶舒翼)**